

守約篇

郁離子卷下

守和齋集

明劉基撰

天地之盜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愔其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旣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

秋而收遂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治圃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曰疎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窳隆乾溼各隨其

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
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
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
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
臣竊爲君憂之

芋叔課最

楚使芋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誨諸朝孫叔敖仰天
大笑三噓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
盍教之而廷恥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
之里人有洿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

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具網罟舟楫資其
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
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
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
不聞有令政以來鄰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
其課是剝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
惟是夫也今王朝羣臣而誨之羣臣不佞繇是而度王
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
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
剝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道術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恆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撻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

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敎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慙弗能改也

畏懷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鈎距摘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

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勿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礪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種樹喻

韓非子爲政於韓且十年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羣臣舉

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枌栝栢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桤柳樸橄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寡叟急慕而思効之植松栝不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爲嘗僅足其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東薪不足
足以支之也

智力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恠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嘗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恠哉

省敵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聚天下者猶的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眾之所逐名者眾之所爭而德者眾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眾矢之所射眾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

爲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
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攸同四夷鄉風穆穆雍
雍以入於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
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
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
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
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
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
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
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土黨之守馮亭以上

有商二卷一
黨歸於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
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
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
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田璆論救楚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
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
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
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疆國六秦已取其四
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

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九頭鳥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

也

琴弦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弦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恠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

多疑不如獨決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爲元帥相柳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鰓鰐鯀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於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

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鼃肩可河伯曰天吳八手八足而相柳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雲雨之神各司其神以衛中堅蛟鼉鱓鯨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鬣鋸掉首搖山撻髻倒淵而豈鼃肩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鼃肩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於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於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風雷雷雨之師各負其

有餘二卷一
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黽肩爲足以當之黽
肩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
破之必矣乃使黽肩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眾志之
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射道

常羊學射於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
王田於雲夢使漁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於王左麋
出於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
注矢於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於
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